

覺
非
齋
文
集

齊非文苑文苑卷之十九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清選編

廣府紀善吉文苑校正

序

光緒二十九年江君赴任序

古之人相贈以言相求以益是故善規者無諛而忠
諛善聽者無諛而檢行資其忠告則輔仁之道顯用
其忠告則善導之功成若夫趨疑非論譎張夸諛而
實德病焉君子恥之古人之有取於贈言也如此哉
予少也粗知為孝轉善操觚積孝為菴額之詞及壯
而不悔老而不厭今而安為人所與矣近日京城士
大夫交際亦各往來贈言不擇可否習以成風心甚

飲者蓋亦邈乎不察也尋復自愧所謂過作非是也予友江君公善如同門即相好也及卒進士令陽武且行予贈以言未卒子張問出之語告之蓋慮其過直而或聽之不審也君曰謹受教後二年董氏丁數千人輸粟塞外無一亡者及還予復以言贈謂其得人也以無慮若謝不敏焉又數年誠孚慮洽如家人父子及以憂去民老壯空一邑遮部使者馬乞為奏留君命未下而君去耶闕政交之宜春過途宿別同門友一盛人皆在寒酒邊因及陽武時事率余前後贈語甚習且曰所以慎而不敢肆者必資君心陽武人信我也再往當卧治江右非河南比也先生

復何以教我予曰天理人心未聞以南北而有異合
天理則得人心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君何疑江右焉君曰諾衆咸喜曰旨哉先生
之言作汎汎者江君之聽非邈邈者庶幾古之人相
贈以言相求以益若故請書為君贈

送冬官二卿鄭公復任序

予以與常山王進初為同門友甚相好洪武末年進
初為三衢郡庠師時鄭公文樞方執經館下年甚少
而語句凝重文思澹然進初每以公輔期之後公果
登不第四年進士第為名御史氣節凜然人不敢犯
無不命出獄疑獄平反以千數冤滯氷釋太宗
皇帝嘉其能特人為山西按察使隆樹風聲擊頑維

領畢薈積勞以植嘉穀大決壅塞以疏冷泉感行惠
懷陽煦煦肅吏民頌燕道路方口厲公以憂去郡邑
軍教十上乞還公舊任以真三晉故公復為按察使
期年 召拜工部侍郎時進初適以老疾引年與余
胥會 京師每論及公自謂其知人公居素居稽闕
工載經量費出滯牒不留宿垢盡去志稱溢于按察
官時近考績趨行在天官特奏其長行且復任吾郡
宦游者以予辱知於公既久且厚真得公言頌公之
美而泄其傾嚮者相率來告因竊自念識公於少壯
之日迄今三十餘年而公數歷要途卒踐台輔願予
秉耄日滋徇祿無補既不能如公之進列於公壻侍
從之間又不得如進初之退安於田里居公師友間

取規多矣。雖然吾郡有若公者，猶驅逐之驟於市，
鵬翮之奮乎九霄，砥道伏風，方進未已也。樹遼大之
飭垂久，長之答以為吾郡之光者，於公亦願有焉。公
其勉之，因書以為志。

送何廷蘭復任詩序

昔先王非為何先生以碩李釋行為吾郡，儒後生
被其教而成者非一人，其有功於士類，顧不亦然。不
過文李，掾曾不得大用以施其所，豈造物者好哉。
晉之以裕其子孫，邪先生歿後二十年，而其孫廷蘭
果登進士第，為邵陽令。廷蘭為人外柔中剛，其容粹
然以溫而執義不回，斷若金石。邵陽西南接五開溪，
峒猛狃，或時出沒，舊置兵衛戍守，帥臣多不察，下士

卒矯賢善持縣作短長括糶以射利且備藉居民無
顧忌廷蘭始至官寺守節公事會同抗礼揖拜畢因
曰公為 朝廷捍禦邊陲而縣令實守土治民以出
賦稅者宜各戰所部相安於無事則善 國家憲章
明備令不致違氣壯詞直而声色不厉雖武人然
亦宜為 死諫自後有犯者必斷以法 無所縱廢暴
者教循其隙莫得有所挾以遁故習然卒無有免之
乃更去 和介合於然順頽藩臬部使者聞其名皆讓
焉嘗有 廉察告密者至昇左右與語廷蘭披肝膽曰
其是非逆去四境帖然人無知者後每有詔訪者必
曰邵陽令云予在 京師聞之談者言廷蘭治邑多
善政私竊心喜是與得一見以實之今年以七月以考

課來過于寓，因迭歷叩其言，與談者合，予乃大喜，因
為非谷先生撰次行實，請銘于太常。御翰林李士江
陵揚公予請之，善而悲，謂廷蘭曰：先生之潛德既白，
而有孫為令，又如此，况原其瞋目矣。詩云：毋念爾祖，
率循厥德，予尚勉其遠。且大考廷蘭，謝曰：敢不奉教。
明日，世辭于交刑部主事宋君珏，行人司正方君
瑛，監察御史方君端二，教江君玠，進士吾君肇，皆出
非谷之門，且與廷蘭相好也。相率祖於東門之外，各
賦詩贈予，因書其事為叙。

送王長史先生得告還嘉禾序

治之道莫先乎礼人之行莫大於孝以礼明孝而礼
成天下治之要道也夫孝莫大於尊親其存也為之

脆甘以悅其口為之輕暖以適其體為之偷色施容
以深其心志能養矣非尊之也其殘也為之衣衾棺
槨以送之為之宅兆以安之為之送豆簋簠以其之
能思矣非尊之也子為士而以士之官官之于為大
夫而以大夫之官官之寵之以天子之命被之以
大夫士之章服錫之以命殺之以器其存也如諸其
身其殘也表諸其墓鄉戚慕之鄉人祭之斯可謂尊
之也是故人子之尊也禮者既得之則思有以保之
未得之則思有以保之惟恐其行之或過求之
惟恐其德之不備夫如是則人為士行而天下化成
矣所謂治之要道者此之謂也携李王先生謀洪武
間由貢士與教吳楚南粵教郡歷二十餘年先生行

篤而各優所至以身為教士皆則之考績來京師大
官以為賢奏超遷之擢 衛府右長史三年贈其父
為五品官毋為宜入先生喜即治石勒其 誥辭真
以龍文歸將築亭于莖域之上而尊閣之所以榮
君之寵命而光昭其親可謂孝而能尊其親者矣秋
九月謁告南還紀善方君迪伴讀李君澹古君繼教
授李君倫良醫周君仲步徐君昌暨予九人即其
第醪餼餞之予與先生同官也復有回路之慕焉夫
為孝而能尊其親固可以為先生慶為治而得其委
道以化成天下寧不為世道之大慶歟

送吾忠恕丞華首序

洪武中子季父傅霖先生由戶科給事中決在告

吾氏之子弟多從游時忠恕年甫弱冠穎異好學且
能服勤事師先生甚愛之常欲誘掖使之有戒往往
溢之及先生再入朝助教國子登翰林為五經博士
持寄書數勉之忠恕益自信謂功名可拾取嘗以
麟經試有司屢戰屢北忠恕不以切務之愈力然終
不獲僑而嘆曰天將使吾老於山林耶然此心終
未忘尔中年悉以家事付諸子踽踽然浮海郡里間
每從親舊燕集數酌之後酒酣興發雄談慷慨往往
驚其座人不知者皆以為狂而忠恕自若也土初
即位詔求四方有文孝才行卓然出眾者有司方難
其人會有以忠恕為言者其父媿崇族咸勸之仕忠
恕乃詣令自白公大其即以之薦詔至則入

以文考公俊等觀政於察院今年夏四月授丞簿員
將之官親故亦餞之感謂忠恕予從父之高第於予
為若方義不可以無言因告之曰古人有言有志者
事竟成予觀於忠恕而益信之忠恕初應奉時年方
二十歷三四十落落不偶至其老也乃膺此大名
以出夫以位之崇奉資之豐約由於時命固不由於
人不變其初志以求奉其職寧不由人乎哉直貢夫
臣也丞尊官也求所以稱明詔不負師友之初心
惟所志何如耳忠恕勉之予將洗耳以聽焉吾氏居
開化為大族叔縉為秋官侍郎叔敏守兗州用溥為
周府教授金茂丞武進用敬為長垣校官永錫為巡
尉群從兄弟一時在位者七八人而武進丞則忠恕

人同母弟也冠纓之盛鄉族罕比云

送杜侍講 賜告還天台詩序

晉孫綽嘗作天台山賦自云擲地當作金石声予每讀之恨其溺於玄虛而遺物理由其無心軒冕託之以寓興耳若論其理則天台居海隅兩閩清澗之氣於是焉篤窮窮則氣盛而不能過磅礴薈稜而山如木之跡恠不能獨留故必鍾之於人先儒嘗有是論固理之常也况茲山之神秀於高無窮於廣無際使得居中州與大都方嶽抗衡當何如哉宜其人得之為瓌竒中正雄偉者凡若矣前輩不及識者未暇論永樂初予及見者李術淳正有若贊善徐先生好古直性寬厚有若長史趙先生李通詞藻橫奔有若

李張先生廷璧才識明斷有若都御史夏公廷簡皆
予所敬畏而頤交者三二十年九京莫起後之而挺
然出秀者乃復見杜君焉君於教公居為比隣交為
通家蓋嘗聆其負辟之詔於髫巾既冠即穎脫而起
以進士賜及第遂官翰林由編脩再遷侍講十有餘
年從容於瀛洲之上沈浸於圖書之府汪洋泳遊惟
日不足脩潔整飭儼不可犯容悅順屬羞置黷類是
以勁正弗回之令溢于館閣竊謂前教公之為入固
不可及然肯不得大施設以究其所蘊今視君之地
望與時猶霜以發礪曾未以試所至詐可量哉意者
天台之神秀方將盛於斯時乎何其控出之不群也
夏五月以宣宗實錄告成宴賓有加復賜告歸

拜家慶以侈 上恩寵交榮之祖錢填道後用唐人
韻語分題賦詩以贈授予右東俾齊其意予老無似
辱與杜君良厚樂見其將大用也而序以見志

周贛方文集序

文華本於才而資於學才高而學不足則病於空疎
學博而短於才則汨於陳腐二者不可缺一焉猶匠
氏之為室也尋引既精規矩既定棟榑榮棘之材取
之左右長短細大任其所須而大厦斯構無不宜矣
或當用而無其材則不免於為就與有之而不能用
則必至於枉材欲求其室之盡美胡可得哉夫學在
人而才出於天在人者可以力致而在天者無庸以
力求也既得於天而又盡力於人則所費無前矣此

古之文章大家者世傳後者未始不師是而致然也
周先生岐陽吉水世家也幼有雋才長而嗜學李所獲
於天者既真而盡力於人者又倍其功故其文章能
脫略陳腐不至空疎滔滔汨汨隨其所欲皆得如
意古今諸體詩出入大家不為小成文則汪洋流麗
而歸宿于理類挫抑揚而從容於度以之視古人可
以無愧而與今之作者馳騁上下不知其孰為先後
也先生之子功叙以明經登上第為翰林編脩累遷
至侍讀員外先生平日所著詩文摠若干卷故世
金文靖公幼致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李士王
公時彥皆為之序朱奎不鄙復徵予言功叙以苦渴
憶求樂初獲交先生於南京時方以國子李王羅為

王官數進直言又作室賢堂歲以示規訓王不能用而疏之仁宗時在春官聞而嘉焉以為長洲教諭再陞國子博士累典文衡多所造士仁宗升遷先生不及用薦起為職方員外郎居數歲以老致政年近八十耳聰目明不廢著述而藻思亦盛人謂先生得養氣之功不但優於才李而已

送山東叅議蔡公赴任序

永樂中臨川吳德潤先生為國子司業以身為諸生範而許與甚嚴大館之士非有忠信為厚者雖文李過人未嘗致其注目而東陽蔡公弘道居太李十餘年與先生遊履恩義兼至食息不暫廢相房有書家一乃卷命弘道整別其部秩而著其籤忽從谷謂曰或

家無長物第多積善而已孫不能盡讀尔言頗及承
後事若與之訣者居之日示微疾以終家素貧而子
且幼弘道以身任其衰事細大弗遺且致戚於心喪
士林由是高弘道之義而重先生之知人焉明年授
刑部交趾司主事以母憂去服闋趣行在政湖廣
司又明年陞四川司員外郎居執法之官數歲待已
特入一以忠信篤厚故下無隱情而人樂其平恕會
朝廷者以岳牧之任為承流宣化之地非有忠信篤
厚之人不足以受寄托乃命公為大臣合奉內外
之賢者得二十四人而弘道居一焉命下參議四
東會府陸薛之旦親交集而餞之以余辱知弘道頗
稔來徵言夫忠信篤厚士君子之至行也以此

身則有益及之施於人則無愧亦何人恒鮮克由之
觀於弘道之所獲奚負哉以是護知於先生長君獲
信於朋友獲薦於公卿大臣獲 恩寵以致高致豈
不多哉信能固失弗渝孔子所謂賢翁之邦行矣况
齊魯行義之俗哉雖變而至於道亦不過以是而身
先之也

送監察御史彭公省丘墓序

永樂中長沙彭公希益臨川劉公仕 同僉江浙憲
臬二公皆起家名進士受 朝廷耳目之寄協恭殫
力以稱職使每旦出坐憲府或退休私第凡可以振
廉息貪寬免隱保善之道罔不究切歲時所三品印符
搜廩所部坐各道分國內走 青臈如春陽之温如秋

而之烈如時雨之溫澤畢婚親莠以植嘉穀所部之
內政革茲庶民以文謚予時以內艱抱病連歲每聞
二公所至私竊自慶風憲之得人厥後二公相繼以
誣去及彭公復起為御史而刘公尚謫臨清彭公每
對予論天下士未嘗不深嘆刘公之賢不宜久坐廢
棄洪熙改元刘公亦用薦起為天官尚書郎二公之
睽隔蓋十餘年至是復同朝情誼益驩洽予謂一公
齒德日高識見日廣而履歷日以固熟寧得聯鑣
惟按行江南州郡若前日者民其小廖乎或言二公
即復官外臺其慮所及不過救州在朝廷有所建
明則兩被者廣余曰不然朝廷天下之都會廣牙
之淵救如履聲夕燕張數十百炬煌煌然大明也即

屏一二炬其煌煌自若也一室之內惟一二炬屏之則煦然矣今天夫朝廷猶廣堂也數州猶一室也分一二於千百不害廣堂之明而一室煌煌矣其為效豈不速哉然無方以致之也夏六月彭公奉命南還長沙拜墓焚黃以燕桑梓劉公謂予贈言子頗厚知二公故特為序其同官之好而致予私願於其間也

送萊州守夏公赴任序

永樂七年春先皇帝巡狩北京今上皇帝以吏儲監回事注慎圖治咨輔臣簡拔授之不次擢用淮南夏公景高由衢之開化令課最第一即起遷知府事乘傳詰官衢之細民之良無告者自侯之居郡

吏胥無緣漁獵巨豪之家多爲併吞樂趨豐合輸賦
傭既畢事退而恬然以安以嬉養老字幼植其生用
弗蕩羨其闔戶細民之良者與無告者甚使之而漁
獵之吏吞併之豪不得一肆其欲戚然厭苦思所以
拮而去之未有間也會部使者行郡至衢証以數十
事拮摭無滲漏又構飛語中傷之意來治引服請戍
比陘五邑之細氓千百奔屬赴愬乞留卒不得白合
郡士大夫持公論者心亦不鮮乎然無力以挽起之
也 先皇帝棄群臣力赴 今上皇帝即其求所以
賢或拔於行陣起於沈薈本於鄉無不顯擢用之庶
遂以 簡在被 召 命下之日御史仍白狀 上
業知非其情置勿問趣起之至之日繼以之居京師

者意公必復還吾州皆樂然喜曰州民復有父母矣
已而擢守萊缺然大失望行之日祖餞于國都南門
不忍與別卒觴於殿相顧出涕公亦不能仰視于曰
以郡人私情言寧無恋恋於公乎以朝廷公道言
我失之彼得焉二州之民無異也然而不能無異也
公之威德久信於衢人復去可不勞而治未信於萊
人於始至也必勞焉而後有功公其勉之他日萊之
士大夫持公論者與細民之良無告者其恋恋於公
也亦如衢之人斯其驗矣

金臺八詠圖詩序送徐大令還閩中

北京旧有金臺八詠海內詞客後先亦賦不知其幾
永樂中翰林祥公復倡和成什奇麗相角予皆得而

見之至有用其...送別者...予...之見也若夫
社...于都門...而不御鳴騶...
...以將...依而欲留目接其景繪之而成
圖情...乎...之而成...所以志別時之難舍與別
後之難忘也君子於交際贈受蓋有取於斯焉然必
贈者有好賢之實受者無過情之喜則禮不虛行贈
者有驚人之語受者知賞音之妙則文不虛負者今
閩中諸賢之錢其令徐君拱辰者是矣拱辰予同鄉
知己友也其令閩之懷安也由士大夫至厘市之氓
愛之同一心喜之同一口九載述職將遠之他邦矣
而借問之奏亟上朝廷復不忍奪乃增其秩奉而
界之還闕之日朝著之顯歟者出祖于岐駕金真堂之

景賦八韻之章飾以緼素列而書之虛右簡以求序
夫撫字心勞令多善治者也臨別贈言群公皆善鳴
者也善治而好賢者愛之若經衣宜於鄭武之躬而
受者不愆善鳴而知音者聽之若流水入乎鍾期之
耳而贈者不負禮文其虛乎哉予故樂為之序而忘
其僭且陋也若夫李漢循漢循吏故事為吾拱辰告吾
知其稔聞而景行之言斯贅矣

送自明師赴開化僧會序

靈山寺在開化縣治之西僅三百步許為一邑大叢
林昔之大士開山者把茅坐岩石中有卧蛇役鬼之
異人以其有道爭為除藜薜夷險城輪并捨傭以作
舍宇後之繼者漸擴而宏之日以盛盛宋徽宗朝有

僧曰脩篔簹山程待制甚相好嘗為作安養菴
記文載集中 國朝初設僧司官而起宗崇公首應
召崇公去後則雪庭可公繼之可公通內外典長於
歌詩為僧中巨擘以老謝事而慶堂善公栢庭意公
栢林賜公相繼為僧官皆灵山所出也去年栢林示
寂衆推栢庭之上足曰熹公自明受牒來 京師試
中式拜 命南歸交游之居京師者求文以送之靈
山予熟游處也有竹樹雲泉之勝樓閣臺殿之美且
稔交其諸宿自初游序序以及於仕宦未歸迄今將
五十年每至邑必為旬月之淹方恨者舊周謝迨盡
後輩無相知者今喜得自明則他日焚香瀟茗又不
憂無處矣自明年尚富溫善謹飭嘗司天竺歲鑰勤

為脩行小司寇吾公雅愛重之聞其膺薦北來甚喜
逢人敷敘善問云

送徐崇善赴獻縣丞詩序

人之交有氣味相合者即相好初不以蚤莫疏戚聚
論也昔人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舊者是矣予自宣
德丙午冬謁告南歸始與崇善識面明年崇善來
京師又明年予亦還朝值崇善方寓予舍即不肯
棄去從予舍右購痺屋一間以居與予旦莫不相遠
者五年予老且拙既不能攀援貴游又不樂與非類
者強顏語笑日一趨王所還歸惟閉門獨坐見崇
善輒共說鄉語相慰藉啜茗談不覺竟日親友至
或更具酒饌持觴勸酬每會必俱年老在客得崇善

相與知此又何啻骨肉之親去年夏崇善當候官銓

曹注得報于行欲東徙而又中輟蓋重與系祖舍也

予勉之從少間輒采視予款語不能休或幾日不來

必遣家人候問致殷勤焉予每謂崇善一日得官南

北去動輒千萬里後會未知何日及命下乃得獻

縣少尹掌馬政予雖然喜曰獻縣去京師不五百里

策健馬馳平陸舟宿可到少尹掌馬政登殿于太僕

歲必三四然則予與崇善非曠時離之別也老懷

為之釋然崇善有孝友之行且為縣令郡之杜于

朝者與之交無不愛悅之予夫不事樂君崇善之職

有聲至是悉語以臣民之術崇善不棄其事一事之

逸也繪圖賦詩以華其行予因書相見之情以列衆

惟若其居官為政之要... 無不預矣予復何言... 東南者諸先生辨諸... 民者能存一分公道則民受一分之福予故舉是為

贈醫士周汝珍序

士君子讀書多問窮則兼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兼善者固必待達而後可為至於兼善其身者苟有愛物之心必將醫焉然後可以施其德於人所謂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蓋以此耳夫大抱疾痛沉痾遇醫之良則無枉札之禍否則顛連困篤以臨於死亡故曰醫者人之司命豈不信然否

奇功收神功多載信史唐宋以來迄于方今抱負精
熟者往、列貴扶班近臣與他方技不同亦可謂達
矣周先生以字幼頗異好孝恬靜樂易拯救人為難恒
以靈鳴以字幼頗異好孝恬靜樂易拯救人為難恒
若不及去年夏予幼女忽夜中惡霍亂吐利六脈俱
絕氣怙、若絲毫家驚惶自分不可療予意欲投以
峻熱之劑莫萬一得生以寧至視之日溫熱傷胃吐
暴下則脈伏取柴胡黃芩黃連作湯液調丹砂片
腦領之經宿而瘥今年夏長子患心氣攻藥痛甚每
一發叫號欲絕他醫投以木香官桂痛愈甚每曰
趣氣不順與柴胡四逆散一服而愈未幾復發
暑身熱方熾以寧自之曰病去矣不藥當自愈也而

果然其治疾審慎取驗類多如此所謂德善無疆
濟於人者若吾以寧其人矣所謂古之名不虛傳之抱
負精藝者一蹴可到而以寧方退然如不能推且浮
沈鄉里以活人為務可謂仁人之用心矣子於以每
交之必知之悉而德之又深之以張之非敢有逸美
也

送毛仕淵南歸詩敘

洪武中詔徙富民於京師時吳越之民居于南京
同在大江之南凡土氣習不殊舟行涉旬可到商賈
百貨滄々順流民便於趨利皆忘其鄉土之窳僻以
樂京華之繁盛永樂年間詔徙京畿置如南京之
時而吳越幽薊相距數千里隆慶冰合驅大車六

行所載數十輛不能當一艘又且溢至不安其風氣
習俗故懷土者衆宣德以來朝廷休養寬卹日益
隆幸於是南北所產水陸雲集富商大賈四方輻輳
而吳越之民半之蓋由得其所養而致然歟三傑
該富民毋慮數千百家惟常山三任洲氏由初捧
居蓋二十餘年未嘗一還鄉里昆弟子姓絡繹供
餽居貨日積應時而需不為翕張勾鈔而所獲自倍
不幾歲與吳越之富商大賈可以競奕而深藏若虛
比治居第於文明門外途至明爽既落感置酒邀鄉
故之任於朝者相娛樂因言曰親在暮年鄉山萬
里吾豈木石哉謹身畏法恐貽親之憂尔近聞嚴君
多病思欲一覲慈顏而肘拂是也歎歎泣下衆皆為

之歲動明年戒于姪應門戶櫛舟而南親交感為之
喜管鳴者或為歌詩以送之先祿署丞江君又玉其
姻友也來徵予序仕淵謙謹好禮與予居相近交相
給也義不可辭因告之曰君親大倫也忠孝首行也
初不以貴賤大小而有異也居其位脩其職而已矣
仕淵為邦盛民召之役則往役而又能捲之不怠乎
親如此若日居其位脩其職仕淵奚媿焉世願有履
崇高叨富貴者乃或忘之又何邪予於仕淵而重有
所感也夫章有所警也夫三書以為序

邑之民仰望風声無不嚮服嘗曰李校書義所由出

礼義主然義教此可興故公在郡首以李校書務精

暇輒日至有李進諸生講經書懇忘倦其行亦忘

所至皆然又暇聘老儒有李行者為經師授禮之東

陽齊先生意朝進士老而貧公為其子納婦及卒塋

殮葬祭一不云且經紀其家不夫壘云城中居人

親死貧者亦葬之壘之棄其灰於河云卷城東門

外城開墮石再葬其冢曰義塚人氏隣保迭相

資為堯費民願為義舉公齊沐禱于龍祠大雨隨

降蝗生境上民為文告于成隍之廟古京師

昔與神陰陽表裏以符入世一夕大雷雨求

去其妖孽後每遇水旱災必請龍雁

心光明正大可以通于神明故也城西有淫祠軍民
歲率以四月上旬椎牛割羊豕作會賽神男女聚觀
填道塞巷公至封鎖其門禁人往來一月方視事忽
風眩作幾仆于地掖入寢室至夕乃甦僚吏數十人
更進送諫請啓局鑰聽民祠禱公咲曰我命在天彼
能禍福我耶卒不許後亦無恙入服其明有僚佐行
縣取民數十縑諱襍累納之遇公於戟門外公詰隸
吐實命即其坐懸于梁木上每旦出望見輒流汗被
面不能仰視乃痛自悔艾泣拜謝過求改公善口過
而能改幸也即命去之其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特
屬邑令丞各自矜持以庶耻相尚惟恐有小分玷缺
為公所知每歲正月令長詣府賀公設宴于公堂之

後公正席坐搗令居左右席奉觴勸酬談壘、或
諮詢風俗商確判病明白坦夷洞見肝膽是以言出
而人信服令下而民樂從不煩程督衆務畢奉治郡
七年教化大行信亦丕變夫人親蠶、吐絲組織成
帶履長適中庶隅整飭宛然類製成者人以為政治
之瑞永梁乙酉以先任註誤去郡郡父老數百人奔
走請 關乞留不得 命皆洒泣而去明年廷臣薦
起之拜監察御史陞河南叅政未幾調陝西叅政重
役來 京師大臣有知公者從容言於 太宗皇帝
屬公感疾 詔御醫往視之仍賜御藥疾間入謝
帝顧左右曰郭某甚貪命賜襲衣楮幣數日拜禮部
左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廟當守改戶部侍郎兼

惠府必營事贈祖父官如公之秩妻皆封淑人摺今
上即位尋陞戶部尚書出鎮陝西踰年薨謚宣德
辛亥四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居第年六十二淑淑人
李氏生三子曰祺曰禎曰禕文入道肥德令陽翹
今淑人林氏生二子曰禔曰祐孫男六人諱聞天
子嗟悼諭祭賜慰備如恤典公重厚誠篤剛毅明敏
自郎署為郡守荐歷大藩至於宰輔勁正屹立未嘗
阿諛為政務大體嚴苛察持身廉介家無長物志色
伎玩一無動其心公退惟讀書雖在燕私容不少惰
天性至孝昔守襦時奉先府君先淑人就養曲意承
顏靡所不至隆寒咸暑未嘗以褻服侍側閨門之內
肅然有儀嗚呼若公養可謂不魏屋漏之君子矣其

昔在諸生列辱公知愛迄今餘三十年治郡之政固
嘗目擊及當鈞樞之地料必有所建明而某聞之不
詳不敢妄為之說姑撫其所知者并世系歷官之繁
為狀如右惟大人先生立言垂後必有知公之詳者
願加採擇而補其不備焉

大明故承德郎行在太常寺丞孔君行狀

君諱克準字則夫姓孔氏先聖五十五世孫世家
山東之曲阜縣其九世祖諱傳留宋高宗南渡降於
屬扈從行在遂知撫州軍州事因家于衢卒贈中奉
大夫開國男紹興八年賜田五頃以奉家廟之在衢
者兄于端友生玠玠生措措生文遠文遠生方春方
春生洙自端友至洙凡六世世襲衍聖公元至元間

深奉詔入覲以數世墳墓在衢去闕里遠遠不便奉
祠乃該爵與宗弟之在曲阜者曰治元主襄之授洙
國子祭酒提奉浙東冬校而曲阜之孔遂襲封焉傳
生奉議郎贈必保端已端已生奉南岳祠贈必保折
可行可生贈必師文介公元龍元龍生履諫議大夫
資政殿大率士僉書樞密院事應得應得生奉訓太
夫汴梁等處細綿提奉福孫福孫生新會縣尹濂
生思栗字散道即君父也以君貴贈承德郎太常寺
丞母班氏封安人君為人樂易謙慎才識通敏弱冠
游庠序即岐嶷不群早喪父事母至孝屢宗族鄉鄰
傳義循禮無喻典則永梁初膺貢春官入太學未幾
以材選授工部都水司主簿己丑歲仁宗皇帝在

東官監國事每詢求先聖子孫之賢者廷臣以君
帝驚曰聖人子孫安可使處劇司即以君為太常博士
士食六品祿丙申歲太宗皇帝巡狩且宗君以奏
事赴行在詔陞君太常丞明年以郊祀天地稟傳
還南京又明年丁內艱服闋調禮部祠祭司主事
仁宗即位尋復太常丞祀神南海上今天子即位
改元君奉勅告祭帝王陵寢就祠闕里遂得拜家
廟與宗族合燕敘昭穆親疏闕里之族無不欣悅立
石紀其事詔弼月乃還它酉六月二十七日以疾卒
于官年五十七安人龔氏諱淑廉父曰文政母葉氏
年十五歸于孔氏孝章舅姑睦于宗鄰和柔儉素中
表宜之先是父患羸疾必問而君卒因哀憫增劇于

一月四日至于大故年五十二子男三人希綱希經
希縉女二人適王勢賢何遜皆士族孫男生入闈評
訟希經以明年某月奉二親柩南還將以其年月日
塋郡之某山泣拜請予列其行實錄于朝之編紳
先生以圖不祔予念自幼游庠序時即與君締交及
同官于朝以鄉里之好過從良厚於希經之請義不
可辭乃為序次世系行實及歷官出處之歷以俟立
言君子

故開化縣教諭非齋何先生行狀

先生諱初字原紹姓何氏稱之常山人先生世居桂
宋咸淳中若干世祖某為常山縣主簿因家縣西步
十里之小溪遂為常山人魯大父某宋國宗士舍

桂坡以文奉教授鄉里大父諱某字某父諱汝懋字
子勉俱業儒先生幼穎悟臨人年十三通四書大義
師事三江先生三江早登白雲許先生之門白雲笑
紹考亭夫子四傳之孝於性理奧義淵源有自一時
遠近文奉之士多出其門先生以里中子與兄祐俱
居弟子列邊有所疑問必反覆論辨弗明弗措三江
每嘆其孝之務實嘗以書經兩試不利復注懷玉孝
易於程觀先生之門元至正某年遂以易經領鄉薦
為仁和縣令教諭勝國兵興棄官歸鄉里天朝年
命先生首膺邑令授江州湖口丞時為漢陳友諒據
武昌湖口當敵衝要兵興不時民無定居先生披荆
棘立縣治招徠安輯民賴以完嘗作詩曰披荆刺棘

立縣衙招徠昨屋兩三家欲將一片荒郊地種作田
陽滿縣苑太博中山王下廣東先生以督運功陞韶
州仁化令先是詔民不論甲乙悉籍為軍先生至簡
料巨民有居業者俾復其舊由是軍復於民者十八
九皆感激為生祠以彰其德洪武二年以外艱去官
辭疾不起縣大夫強請為邑庠師群弟子執經帳下
者俱有孝行可稱洪武十六年郡復以明經奉赴京
師試中式授巴東縣李教諭湘王聞先生名召至
邸為起居第以師禮事之賜予僕從嘗命為作小像
王自為贊親書其上有燈容仁義游詠詩書李宗侯
洛德重鑄璽之語一時從游者皆知名之士至今猶
稱先生之孝行云 洪武二十六年 朝拜各天下

名儒教經書先生頂馬書成賜金幣錫宴於南樓
諸儒晉賦南樓錫宴詩先生有曰雲開遠見山河壯
天近長依日月明聚歎其渾雄是年秋復聘為京闈
考官時先生年七十六号非子國子博士錢先生
年助教朱先生惟嘉昔有所論著謂先生以耄期之
年而不忘自治之誠魏遠伯王之知非斯又愈矣是
冬陸辭太祖皇帝見先生老特命吏部擇近俸
地優養之乃授開化縣李教諭開化居衢之上將之
水頗清秀故士子多好讀書然自前輩老儒凋謝之
後晚生小子張々失所歸問先生莫不自慶有所
憑依洪武二十九年復校文原師歸而弟子亦來自
各校以至山林之士來施講下者毋慮數十時越上

先生感教邑庠與先生俱以高年碩望道同志
以文孝行義收召後李每與諸生講論自天命精微
之理歷代盛衰之故百物榮悴之情鬼神幽顯之蹟
靡不悉倦弟子經其指授隨其器識高下皆有所成
就至於角雄場廬間如射中鵠每部使者行縣聞先
生名優禮特至至論浙東西救郡文孝者儒必以先
生為稱首壬午歲江西復聘為主文孝者儒必以先
某日得微疾以小舟載還家諸弟子送至溪澚先生
奉手謝諸生曰吾年踰八十死復何憾飭行務孝底
于遠大以無負啓迪期望之意諸君第勉之衆皆為
咽流涕隨送數十里抵家後以五月五日終於正寢
年八十六臨終精爽不亂猶與弟子江振說易經疑

雖屢十數喪至屬纊乃已郡邑守令暨六學校官咸
來歸時張先生率諸生即舊館為位朝夕哭涕二旬
復至其家致奠哭盡哀明年某月某日塋于里之桂
坡娶徐氏繼守其之孫女後十四年卒于男三人長
道同次長同次營同女一適國子生江文孫男七人
曰永壽永芳永華永春永年永昌永泉女五人某其
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先生器量凝重平易和樂稱人
之善惟恐不及然遇事不平義激于中怒若迅雷卒
不可遏少頃即恬然舒暢纖芥不留光霽藹然無有
痕迹所謂喜怒不與於已發而中節者也孝友天至
老而不衰每二親諱日必素服跣食涕慕終日自以
平生詩書從仕不得一命以顯榮其親每一念至潸

然淚下兄祐早世奉嫂氏踰二十年恩禮如一日其於宗族皆然先生於性理之學精粗淹貫故其發為文章深邃幽潔雖輟輟錯綜而端緒井然不相倚謬亦工於古賦鋪敘宏闊麗而有則古今詩格調音節動合作者場屋決科之文乃其餘事也平生所著有孝經古文纂註若干卷傳於世文集三十卷曰經業餘清箴于家性不飲酒而襟抱洒落風日妍暘每樂游陟林泉竹樹間與親友醺集唱酬觴詠窮日忘疲嘗曰酒能陶至性回天和吾恨不能飲然見飲者之得趣未嘗不懽愛後進詩、懇、與之講肄必先以孝弟忠信為本居開化十年殘膏賸馥沾溉後學至今猶存憶若先生者可謂有德有言者矣其耆

邑庠弟子列日侍几杖逮竊祿于朝三十年間
如流電思憶誨言歷歷在耳而九京不可作矣
嗚呼昔能無感乎宣德六年辛亥先生之孫永芳由進士為邵陽令奏最來京師俾予撰次先生世系歷行實將求當代立言君子以傳不朽義不獲辭因錄摭為狀如右

故右春坊右贊善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上世居溫之東清代為儒家高祖諱曰瑞為瑞安州學正有子七人其第六子曰可山者因游甲江兵興不得還遂僑寓常熟之雙鳳里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蓋初父貞又自常熟遷今居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

言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
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賀遷比還先生
以其貴之半購書父奇之咲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
候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
輒假字錄成帙至於辨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
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飛起東南諸郡會
朝廷脩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
為都摠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繕
闕中秘四庫書浩瀦項委先生至則與故學師
尚書鄭公祭酒學士幾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
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
問隨答未嘗舐滯疏決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纖淺

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耀右春坊
右詹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
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披經尤有謚問
先生援摺稍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
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啓沃今年夏五月某日
暴中風不能言百藥弗療六月四日卒于寓舍年六
十一前甲辰之歲某月某日其始生也醜潘氏子男
三人長格次斌八卒次枯女二人先生重厚脩慎養
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
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游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
能遠行每念至輒款飲注教篤二弟底于成五
弟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戶

大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問往來不絕
先生以其弟位列六卿已復經歷清要深懼盛滿亦
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蘭
闕一室蓬戶素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
為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專施藻嘗曰文如耕
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
覽證誤着于卷文集若干卷歲于家病後數日會格
奉母米省病且革至是復甦矐目視格母子以手書
太夫人安否字格對以無恙領之出涕被面後三日
竟卒格既畢殯殮事將奉柩南還壘里之某山乃涕
泣求予狀其行實乞銘于當代正言君子以昭不朽
予與先生有同官之好而又相知義不得而辭焉謹

華川慶士戴公行狀

公諱榮字伯顯姓戴氏衢之隱也華州人也戴氏之
先本出微子七世孫戴公之後以謚為姓世居亳宋
至漢德聖兄弟傳禮經為世儒宗號大小戴其後子
孫自宋遷于吳楚實居開化之楓源有諱諫子者宋
端拱間以恩封左迪功郎自楓源遷於溪今居大
二世祖曾大父諱琛字臨清後由淮溪遷於居大
諱澗字君澤父諱德懋字勉之篤學行義隱德弗耀
辨雪溪先生公自幼聰敏好學髫年從父祖講習
通大義父祖甚愛之為築書室于宜山購書數千
卷延致名師居之俾公二三伯仲朝夕從游故凡

遂于學至元庚辰春雪溪府君為僧人所誣就逮
公方病危疾不能起泣語所親曰吾聞子之舅
親之枝也親有急而子不能救是忘其親也忘親之
人雖有其身亦如無有吾敢愛吾身乎即力疾持行
越明年夏始得直職孤逆旅艱些備經時居裡母
喪所被衰服衿袖盡弊惟存衣領而已雪溪一日病
新瘥坐客館見公風雪中負薪米至直前抱持公號
曰尔兄弟二十五人皆饜安逸而尔獨若是豈不緣
我耶問絕移時方甦見者感動及抵家鄉族咸稱之
曰是子可謂歲寒之松柏也至正庚寅秋公試藝于
有司不利退居養親無復仕進志未幾而國余忠宣
公持浙東憲節行郡至開化聞公名即召見問以藁

民之義公引傳證經授筆千餘言詞旨雄暢余公大
奇之欲辟為屬掾公以親老固辭弗就或曰臬司豈
起家一再起遷或至二千石公何拒之濼耶公笑曰
士之窮達有命焉出處有時焉苟慕一時之利而輕
就之安知不為異日之累乎既而入國朝以政吏
築大城且遣實淮右同時遂徵者咸羣羣赴編伍
而公獨不與君子謂公器識明達能再患於未形然
武庚戊夏六月適青山視女壁偶中唱百籟不能察
疾革惟壁在側公曰死生命也吾身不足惜然言老
親何言訖而逝實是月二十八日也春歲五十八雪
谿時年八十餘仰天慟曰吾鬼行不愧人而天奪之
老夫之罪也作詩哭之詞甚極楚讀者皆為之流涕

二子壻塲既備，當卒於室，以是歲冬十一月某日奉
柩歸空華川之後，既從先塋禮也。公生於皇朝癸丑
三月初二日，配余氏名亮采，出遠右族，有賢行。子男
三人，長即壻塲，印尊，尊家，諱以明，經辟武，徵，縣，
後用薦為知知之舍山縣政，尚寬平，吏民宜之。友一
人，即璧，適青山徐景高孫，聘七人，鑄鉉鉅，鑄鉉鉅
徐文二人，柔謙柔，裝自孫一人，演公為人，志重寡默
承事華靡，平居接人，恂恂，如不能言，至義激于中，則
詞氣慷慨，有足感動人者。天性孝友，輕財好義，年八
歲，母汪氏卒，大父閱其艱，勤密以白金若干，囑其乳
母鄭，歲以遺公公，悉入公帑，以立產業，一無所私事
繼母，備極色養，無異母弟，尤篤于愛，遠近莫不稱之。

所居背山臨流暇則幅巾杖屨徜徉於此水間每直
日佳勝酣觴賦詩詞極清麗有高士之風焉

哀辭

遂先生

哀辭 有引

格菴遂先生家毗陵宣德癸丑十月某甲
子以疾卒年八十一其子端舉進士選入
翰林讀未見之書下中秘閣先是聞先生
生病上疏乞歸寧而竟不果至是追恨無
及詘謂縉紳先生以求發其幽耀將星驚
而南子聞先生必有大志學行卓過人
曾不得次其施設而僅以儒官致政端始
貴顯而先生大期至矣風木之恨入云之

心有同於端之所感者予因為辭以哀之
用以紓端之沉痛而免其察之終焉其詞

曰

嗚呼先生世胄之華兮而志不溺於綺紈壯心思
有為兮謂世事之無難吁聞驚而自陳兮蓋欲以呈
其衷一心時有利不利兮乃遽然而逝安枕親以脆
甘兮深承願於朝暮歷中年而張鐸兮示學者以矩
度既懸車以道遷兮而後生小子猶憑依而循慕履
耄期而康強兮孰不祝其歸背而黃者彼蒼胡不久
慈遺兮忽棄化以入於無何登升山之雞鳳兮向朝
陽而一鳴方將為治世之瑞兮而先往不及觀其大
成病不得嘗藥兮及不能憑棺而殮外之閭忽流哀

逆旅兮血淚若懸河而東注南望兮長橋于城隍而
宵奔博廬以即事兮服中刺以自存念先師之道
考是為善而必果信跬步而不忘學故自庸之遺精
嗚呼先生不能盡用其才兮故有命蓋其志矣
考而不瞑然安歸於北極

熊伯齊哀辭有錄

伯齊撫州人少負奇氣求迹江海間
歸既及其子士往來縉紳間求其
其父之潛德者無不至予讀而悲焉辭以
哀之其辭曰

荷若人兮尚志而好脩安以履庸考不驟求探奧
曠兮啓玄國埃所有兮涉江湖以遠遊量材策於庄

盧方夕鼓棹乎洞庭挹五老之蒼翠兮游九江之清
冷攀蒼天之逸駕兮離嚴平之往跡指進退以去然
兮陳忠孝以厚俗索聲懸而屢空兮志黨々而晏如
胡仁人之不諒兮欲界予以束書顧昂腹之野鶴兮
豈焚籠之可耐宅脩鱗於沮洳兮信涸魚之立待寧
肯車而秣馬兮避矰繳而遠舉曠十年而始歸兮見
蕭然之蹊路稚子趨蹌以候門兮妻孥迎而欣々樂
牽縻之既解兮豈不足以忘其賤貧差述難之甫定
兮方弛擔而息肩胡壽命之不長兮俾中路而殞旃
達人詎已先覺兮樂乘化其憂疑遺孤子々其未植
兮涕浪々而沾衣閔兮怡於稚齒兮馳往譽於縉紳
附青雲而高鶩兮耿潛耀其弗湮我懷詰入兮日遠

以遊詩以寓哀乎此于世

姚慶士京解有并

宣統庚戌八月某甲子三山姚公卒于家其子銑仕

于朝為給事中計聞即冠室為位哭盡哀子銑唁

之銑拜且泣曰銑弱冠時先君俾就學庠序命之曰

棄爾雜言勤事業積以毋忝尔生暨登第得售歸觀

則又曰志士靈早得尚毋忘進又以求底于遠且大

者逮列待從之尸貽書戒曰汝自慎畏莫于老躬

恩榮所被尚及見之斯幸矣嗚呼痛哉今已不及

見矣終天抱哀局其有極因哽咽不自勝聞慎曰先

君孝友天至敢陸宗淵聞善勇為日惟不足贊其

文不淫章句而理趣自足意適開曠且於世道

一再徵唐卒以疾免晚厭城市更營別業有竹樹泉
石之勝旁置腰田一項雜藝深思嘆曰吾老衣食於
是足矣因號耕雲山人以見志先妣葉氏懿德婉美
先先君卒業已塋郡之仙宗鄉行特奉先君之柩而
合窆焉痛惟先君備孝弟之行樂好善之誠宜踐于
蒼頡胞體用之學安澹泊之志履列于縉紳而竟虛
其應是造物者胡然而尔耶銑所以沉痛而蓋悲也
先生尚哀而為之辭以發舒先君幽耀而洩銑無窮
之悲往者有知庶幾其矣憾言訖涕泗交下予不敢
辯按妣氏先河南人因宦家閩代為士族八世相于
才在宋為國子祭酒父為有隱德郡稱長者公諱志
用恕其字卒年六十一辭曰

松栢並生兮其土拂雲或為梁棟兮或摧為薪柘
連抱兮同出下爨斷則萃瑟兮棄則澌斷材豈有異
乎實係其產詰士知命兮安于寤通吁嗟先生兮
則孔氏學務理明兮才具衆長研為不售兮
退翩然駕輿兮以寡尤悔歛故中抱兮守於一丘
泉結盟兮松鶴與鶴可蠶兮土宜稼友食足兮又
閒暇心無係兮耳不聞斲不取兮遺子孫飛來之山
兮仙宗之鄉全歸有室兮其能又良行看錫命兮
貢于玄堂命雖不遺兮汝有耿光往者隨化兮存者
不亡推較乘除兮豐約適當勉睿終始兮抑哀自強
禮有中制兮心固難忘

黃母王夫人哀辭有引

少保黃公遭母夫人氏之喪偶坐
得以時即襄事後雖至高位恒抱終身之
戚子乃即公之志為辭以泄其悲用紓公
之戚夫其詞曰

夫何慈母之奄棄兮屬受予之遠遊念生身之孔維
孝抱終天之隱憂景往昔之孝履兮將無地而追
參養志而請與兮來承權而詐仆由盡思於菽水
春不忘乎跬步儼前武之可蹈兮予何為獨不然履
危途而致患兮返貽慮於暮年日靡以云邁兮夜
浸之其何其撫素楡之夕陰兮盼西壙之落暉草心
鬱其未將兮風木懼乎無及睇飛雲之愁揚兮徒揮
涕而佇立孤鴻翔於寥廓兮巨鱗沉乎海嶼

之欲問兮絨尺素以無由心搖以懸旌兮目眇以
以何暇聊假寐以夢歸兮竟後一增予之懷垂物華
適以推遷兮陰沍釋而陽舒太和源於六合兮紛總
認其擘噓眷老成以求舊兮誕錫予以好爵奄悲風
之傳訃兮方寸亂而神愕跪陳詞以解組兮載輅車
兩星奔仰慟哭於鄉山兮復呼號於里門榜徑入下
寢室兮恫怛出乎戶庭聞悲訓之罔聞兮號音容其
何所氣將咽而復蘇兮力欲躓而強持思頓生而過
毀兮慮嚴君之耄期俯玄廬以即重兮湛恩波之
汪濊封馬鬣之喂囑兮植麗牲之鼎願掩泉扃之白
日兮奎光燭乎九地諒餘慶之餘邇兮服窳靈
於世之亂曰哀莫哀兮隔死生榮莫榮兮庶令名哀

齊范先生

行與先生人莫與京

一齋范先生

詩

一齋先生之歿必保黃公實誌其墓稱先生與善每遇執德不回志慕乎古人而行超乎流俗蓋古之所謂行道而有得者惜其不必試於時而獨以其所蘊者發為文章以寄後於林泉丘壑間而已也其亦命也夫先生之子霽嘉進士以文行有譽縉紳間方嚮用於咸時則先生所以自齊而昌其胤者亦既厚矣為之詩曰

可嗟乎先生行足以飭其躬文足以秀其中胡命之不逢而獨使其發為詞章以自鳴其不幸而於篇短

章好寡而春容正吉微茫逸駕遠矣庶斯先生追古
人之風蓋有德者必有言豈獨尚其辭之工吁嗟乎
先生聞道守一不西以東故能猛虎畫伏鬼辭夜鬼
避短以左而不罹禍况是豈人力所能致天實佑之
由德之崇吁嗟乎先生人莫與同有子讀父書際時
之雍維嗇必豐維寒必通吁嗟乎先生令名無窮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

肅徐公誄辭有序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為
太學博士與從父傅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
先生引接良厚永樂二年仁宗立為皇太子叔翁
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為春坊司直寔特忝以翰

林官屬進講 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而又獲
同僚寔嘗視先生為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
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采京師值先生病已篤
聞寔至強起衣冠二子寔之坐出酒饌事寔疊、談
別後事爽然若無疾者且曰老夫却粒已期月日唯
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
命二子為寔引滿數行既醉辭去將趨行在先生送
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能北上幸為
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下寔
亦不能伸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
日也 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丹遣官諭
祭且將褒其遺文粹以傳甲辰秋即 皇帝位首詔

贈先生太子以保謚文肅建祠墓下

勅有司春秋

有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動正脩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以聖賢治心脩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生之仲子衍受辟為邑校官奉必傳東里先生所誥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為辭以誄之曰

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併挹渤澥高抗青冥扶輿孕秀夫子是承禪齡卓尔弗諉帝傾初游郡庠具曰考厥論為秀士首詔賓興實華彪炳六館蜚英繁耀震空忽見夜明萬詭同鑿勁松獨貞司成嚴厲變其敢櫻

學徒千數畏若雷霆端、揖拜慄跼矩繩夫子來觀
煥若釋冰開額霄威如融解醜實由德孚孰曰竟也
錫將分教士有軌程範懿來秀若冶剖劍太學三年
握藍味經濟、多士干、在庭悉屏糟粕滉以醇清
儲皇毓德簡界至精瓊琚玉珮峩冠影纓引翼修
瘡沃惟誠勞塞多岐示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
明良值邁宜作股肱胡不憇遺溘焉遐征哀訃上
聞痛悼矣勝諄復賻遺終莫靡情迨于踐祚衰
贈首膺秩崇師保謚錫嘉名尊軼三老際重五更享
祠幸重封茲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銘樹之松檟雜
以機靈歲時有事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醖餘五登
薦裸興頌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格其孫子

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遼邈元京
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菴有不知者
庶然可徵

薩孝子誄有序

士固有垂令名於百世之下者豈皆功烈爵位之所
致蓋亦有行義卓然不可泯者矣如是而布衣之士
儵諸身而付命於天者寧無曠百世而同符者哉吾
求諸今之人得薩孝子焉孝子先世北庭人考仕元
為福建行省檢校因家于閩七歲喪其父中罹變故
家業亦廢至採拾以養毋體無完襦而母之脰甘裕
知也人因以孝子稱之幼從其舅氏學方嚴純正孝
子有所型範而酷似之卒為善士觀其母疾水漸額

天求代而復甦里有旱害火災為衆請命而輒熄得
遺棄於廢圃發瘞金於隙地必求其所歸之一毫
無所取平居急病諒不避名忘勢擇交慎習舉無惡
於志若是而使其令名垂于百世之下視百世之上
矣以媿矧又有賢者為其後耶詩曰

嗚呼孝子入之行莫大於孝而獨服此嘉名由其時
之至也故實不負其所稱也夫天思服勞以養母
而子立釋已不堪其勞矣母常若有羸自給則
之以養則裕人所難能母病且革呼天而屏營既絕
復甦神言可憑雖死因於狂席猶幸以縣其餘衣
裳寒燠察食飪烹然抑病瘳扶危履巽終日竟夕不
出戶庭藉煖之漚漚溷溷之除既必夫婦躬承繼存

御者莫敢使令三十四月卒以大故毀瘠骨立幾不欲生終天之痛弥久弥切一言及母涕泗繼絕嗚呼孝子順德訓於鄉俗至行通乎神明是故殮殮則辭攸滅禱旱則甘澍霽拾遺必歸棄金帛受甘窮約以居仁由義雖求諸古之顯士抑何重輕嗚呼孝子今雖已矣而鄉人尚頌其儀刑天錫賢子文苑英華瑞朝陽為邦家之楨聞訃號絕將望星而征發幽耀於私誄用解其哀之不勝且以備夫太史氏獨行之

禮部左侍郎章公誄并序

公會藉人也永樂初舉進士與同年二十八人久居館閣以博極羣書益培涵養卒成大器疎恩異數

罕克比倫初擢秋官屬遷考功司封詳定起拜禮部
侍郎累轉皆在要途公警敏絕人而好學不倦自入
官以至高位少暇手不釋卷深造自得本表宏闊故
其文章政事與位日新在法司時嘗平反大獄活千
百人及操黜陟之柄一循至公未嘗置恩怨於下至
於貳春卿於論受歲文之事尤所優爲出入古今損
益時議與大宗伯協恭洽禮以贊至和號稱得人軍
德中嘗再使交趾履反側之境能以至誠大義折衝
其邪心使裔夷之俘喘然知朝廷之尊而淫靡
檢諉之計銷沮而不得肆又嘗以田宅事濟命往
諭晉邸開心見誠以宣昭上意既不失親之恩
而王之愛戴永無間之微端亦國體所係不

輕公皆談笑處置於尊俎間不動声色非學識過人
者不能也知孝友之行交友之義輔理之才有不待
言者矣嗚呼公年六十有二髮雖蒼然而精力不
衰正頽老成人居廊廟之上以光輔 國家儀刑後
進縱使公以耆願列台鼎又何為泰而竟止於斯耶
雖然公以儒素起家致位卿相德業位望足以光前
耀後如此夫復奚憾第以壽交三十餘年每承不以
棄於時是鄙相見輒相禮下且為知己自顧遲暮卷
拙相知者幾人而公又往矣此 情之所以不能不
悲也乃涕泣而誄之曰

嗚呼章公學之豐德之崇於世也久而又克享夫
壽之中寧不係於所逢 之鏡之於有為人之幽

官全而歸之善始令終垂裕於無窮予又奚悲嗚呼
章公

適安張先生誄有序

適安先生姓張氏居四明之慈谿承祖父世積之善
合族以居克敦睦其家必從鄉先生讀易知進退存
亡之道安於義命不爲吉利惟酷好爲詩歌以陶寫
性靈情景俱到致思幽遠他人莫及也嗣子楷穎
絕倫年十八領鄉薦先生色喜謂所親曰日者推吾
所生干支日時謂歲在庚子當不祿今及見吾兒有
歲幸也已而果然楷舉進士為御史先生得推恩
贈官名公鉅卿為表志其墓楷復哀其遺稿得詩若
干卷將鐫梓以傳先生之令譽既足以垂諸不朽而

指之才名方銳進未已將救世之積於是焉發之無
疑矣為辭以誅之曰

嗚呼先生明於易之道故無悶無悔積善以貽後之
人餘慶斯未艾不獨昌其詩也巳矣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憲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絃校正

表誌碑碣

汪氏攀龍鵬附表

宣德中詔有司訪舉賢良方正之士縣各一人以禮敦遣計偕吏部開元汪玘孟良應徵來京師謁于請曰吾祖之墓在縣東五里永吉里之攀龍鵬吾伯父吾父附焉墓上之水拱矣而幽耀莫答願玘之無似思欲効分寸以圖光昭而力有未至先生幸知予父祖甚悉願得文以表諸阡使後世子孫登墟壟而念先德庶幾脩身慎行毋貽祖宗羞先生之賜也因

再拜泣下予因念早歲游庠序時獲識其大父而交
其先入兄弟今又見玘之學行文藝超出于義水祭
在近求發其祖父潛德蓋不得而辭也按江氏由新
安徙開化十餘世代有顯者玘之祖諱寶字世球誠
篤入也不驚利達知足安遇以樂於丘園鄉里稱為
吉人洪武丙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六配潘氏邑右
族有賢行永樂己丑正月十六日卒壽七十一合塋
攀龍陽子男三人曰熙平曰采芹曰椿同女一適張
以明熙平字茂安采芹字茂英為人皆爽朗秀異猶
涉書史於声律算數圖繪筆札之事不學而解性氣
和婉未嘗見疾言遽色孝友之行鄉族稱之洪武中
茂英誣于仇家謫戍南徼代還生玘甫四歲辛巳六

月二日卒于家壽三十七 配鄭氏後若干歲卒別葬
縣南之規頭塢 玘未成童茂安爰育之 踰於巳子策
勳敦勉以底于成立 永崇庚寅正月二十七日卒年
五十九 配江氏子男三人 曰冕曰共曰琛 女二適方
克寬後救歲皆合 附葬龍陽從先塋禮 玘於從昆
弟式好尤篤 居京師再期 琛服勞事之於旅 寓恭謹
無情容視相 猶競爽者不侔矣 嗚呼 汪氏之緒遠矣
逮玘之祖父行義有足稱者 而隱約沈晦 略弗究其
所施 豈造物者故嗇之 以利其後人 必有承之者矣
在玘可不勉哉 為表其阡 曰維攀龍陽為汪氏之繼
父子同域 昭穆式序 草木沛 生氣 華餘慶 斯未
艾 尚絳于世 勿替引之

羅文道墓表

吉水羅文道以于後寓北京永康成十一月十八日卒于逆旅年五十五其子伯初為賜江訓導以賜書請闕謝遭父喪乃銜哀負骨南歸某年月日塋長沙之寧鄉從先塋禮也服闋陞諸暨教諭進士俞君弼教諸暨人也伯初致書弼教求于文表其父之序且曰某慕先生之名能文矣願東於微秩不得躬拜以請君尚為我謝不恭之罪幸而弗拒君之賜也予不識伯初弼教為之請久矣血力予蓋不得而辭焉遂按故翰林編脩袁府長史周君孟簡所撰文道墓誌稱其負氣輕財好與勝已者友年十五六即能服勞斲蠶以供其親曲意順適務悅其心

家人視而則飾焉平居恒自足而忘人之勢有勸之
仕者咲而不應惟刻意教子伯初甫弱冠即為置幣
遣從鄉先生授經及領薦為儒官文道喜形於色謂
所親曰吾家文獻中微殆將百禩今吾兒復齒士林
有所什揆矣班資崇卑固不足較也自往陽江視之
敦勉以務學脩已留數月而歸臨別謂伯初曰且若
等吾歲運當厄於降婁之次信符其言親老不克終
養三喪莫舉孤姪未能自立續脩家乘未脫稿此皆
吾平生寄託之重常係心膂者小子識之遂父子相
持以泣曰吾牙日惡人作兒女態今付汝脩事不知
其涕之所從出也觀者為之感愴文道卒伯初遵治
命唯謹羅氏始由長沙從豫章再遷永豐十傳為吉

州教授行初又析居廬陵七世曰重道號義其從文丞相圖與復帝就始避地吉水號養晦翁自養晦以下至文道六世皆不仕考曰毅然姓李氏毅然號澹如水翁行義甚高竟浮沈以沒故翰林學士曾公為銘其墓配彭氏後七年卒子男三人長即伯初次紹初次恩初女一人孫男若干人伯初未仕時甚為故翰林學士解公所器名遂大振表曰嗚呼文道苦支之行教于家剛介之志聞于鄉而終以窮而沒命也夫有子圖為光照將不失其令名矣是終不窮也君子豈謂命哉

大明故夏邑令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致中字彥和姓徐氏衢之開化人徐之先出

於柏鬲至隱王誣亡走會稽子孫散處吳楚間以
為氏族大且蕃先生世居開化之託川曾大父冲輝
大父德三考諱卿世篤行義肥遯弗耀先生幼穎悟
年甫弱冠能通諸經章句作為詩文流麗典則嘗教
授鄉里行輩推尊之天性至孝母王氏有疾飲食不
御酒肉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湯藥之奉未嘗忝之家
人毋汝執喪過哀獨養父八十餘先意承顏惟恐不
悅其心志友愛二弟怡、如也教諸子嚴而有方於
宗族尤盡恩意外姻黨舉無間言洪武辛未邑大
夫以學行薦授江西清江簿在官三年政令脩舉下
無隱慝時翰林編脩張美和致政家居有重名於人
不輕許與而亟稱先生之賢後以事謫西夏尋用知

者薦陞山西夏邑令河東風氣強勁俗盡得弗湯
先生遇之一以誠民感服其化官滿朝宗師述道統
留車至不能前歌謳成什號曰凍水民謠與論者之
會吳中水災遣從大臣董治其事能盡力設方畧為
民經營事竟還朝例授交趾官先生得感化縣志
簿地盤銅柱之南屬民新附不易為理堯奎因其土
俗為化民用弗擾永樂戊子八月二日以疾卒于官
年六十二配程氏邑之名族有賢行後先生十九年
卒于男五人慶壽慶室慶福慶全多孫男十人女二
人曾孫男若干子於先生幼有從游之好故先生來
京師多主子舍其去交趾也余適在翰林祖先生於
都門持觴引滿慷慨許國及抵交趾即以書道安

余意其老當益壯而竟止於是命也夫諸子以
寒未得即歸葬乃卜日招魂葬衣冠於里之某山
氏祔焉銘曰窮則待達則施位弗羸德何虧中越
起緣救奇天萬里呼其悲

元故雲中處士太原王府君遺碑銘

奉議大夫同知衢州府事太原王公某奉命來治
衢未幾年政適寬猛吏民咸宜之譽聞於天下
久世風眩不能良行思欲一拜下風而不可得聞
其大父雲中府君行實碑其銘其墓遂亦敢辭故王
氏之系有太原琅琊天水高平杜海等郡焉
實皆出周靈王太子晉之孫而太原之屬尤盛焉
晉隋唐宋元間代有偉人秦勃威烈後宋

世祖後自太原遷大同遂為大同人
重天父某大父某考某累承孫某
門以廷府君厚某深涵益大以
易趨義急病恒若不及中表之
服庭誦聞闕之外舉無遺禮年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雲中
儷美相內允塞子男五人君仁
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府君常以
風上之美欲徙塋之未果卒後
陽九原之龍岡遵治命也奉議
弟子員承某年首領薦薦試為
起授今官惟在晉公執文武忠孝之才以直

道許時安靖相位天下缺望至其子文正公遂相真
宗於崇德祥符間榮享福祿二十餘年相業之隆甲
于當代若子謂其循德于身責報于天處玉仰承世
澤益務栽培以貽厥後乃至奉議君發軔儒冠即廟
大德懋樹厥績循是以陟樞要光薦前烈復何難哉
是宜為銘銘曰 猗歟德符相門之休培深流噴慶
縉聿流其流亦長益晦益蔽弗耀其芒闡然日章雲
中之堪馬鬣深幽光不渝厥應豈虛既固既安利
於孫子克順克比先公是似

蔣信誠壽藏銘

予嘗謂金水之土抵蔣君信誠之居留旬日始去宅
南有山曰茶園群峯列秀如鸞鶴翔峙一水縈抱若

缺木石暢潤氣勢赫密石逕透迤而上至山之半夷
為平丘有山昇隱然起丘中下可布席列坐信識與
予遊陟至其處遂出酒飲予酒半起執爵告予曰某
年踰四十望外之求舉弗與念第欲即茲丘暨全臨
之所其成於未老之日先生幸知其甚悉願乞一言
以紀其世系行實將銘之墓門之石俾後之子孫登
堪壠者幸濯廢滄海則雨讀之必有以興其孝弟之心
庶為善盡力以光昭前人則先生之賜不既大且久
乎予不能辭按蔣氏衢望族也并澗先生諱芸求度
宗朝進士第宋亡不仕峻節高一世學識夙出右
懷正齋先生復初為銘其墓至此之漢中公云芹澗
生伯愚伯思生公遠公遠生仲良代洛清白振裕其

家業仲良之子對淵和易平直不事表襮信誠其長
子也名尹名性謙謹有恆歷舉勤敏與物無迕好尚
儒雅禮接賢士大夫惟恐弗及在宗黨姻戚間罔有
踰越中表聽之尤先公家之急不避勞勩嘗代父
遠役冒險阻躡而傷肱父歿葬後過京師而津塗弗
往百里外迎致相地者下峻阪馬逸墜崖下折其二
齒幸不死志益悲愈勵弗懈卒獲卜吉葬且有期謂
其所親絳州學訓導管禮曰先人之行泯而無聞不
孝之罪大矣乃俾狀其行實匍匐走京師謁銘于
前中允廬陵尹公彥謹彥謹當代名士慎許可嘉其
誠特為著銘歸之信誠鞠于外家酷為外祖所鍾愛
外祖歿念之弗置圖其像禮焉恪於奉先歲時有事

一遵考亭家禮復割田籍其入以供費戒飭後人世
守無駁配徐氏出邑右族賢而有能相夫子綜理家
政內外秩然益用饒裕于男四人曰義曰熙曰淳口
厚女一人天祐諸子皆服庭訓彬彬稱其家兒也銘
曰卉木蒼々溪流泱泱我營壽歲于山之陽聚散奄
忽乃理之常達人天視其矣害傷目視手營及我康
強山高水長百世其昌

天童玉霄宮碑

衢之開化有為老氏之學者曰王公復初以其道顯
于元時上清嗣天師闢公名敷禮致之多所咨訪郡
邑守宰以下仰之若神明水旱疾疫輒求救無弗立
應所居之地曰馬金有山曰天童實公脩煉之所遂

作宮於其旁以奉至真聖姓張氏捐所居之宅俾拓
充之遠近之人無貴賤既感咸樂為致力既成天師
為請于朝詔賜額曰天童玉霄昇號明遠冲道通靈
法師教門高士郡守焉昂夫及翰林符講苗文憲公
俱為作記勒石于觀其徒方善淵嗣公術尤顯又善
成其志益用完美公羽化後十二年而從孫蘊中實
為玉霄宮道士又明年宮燬于兵碑亦隨殞蘊中夙
夜圖回思復舊觀癸卯重建殿堂庠成門廡列構俱
成益市美田入公帑以資歲費於是棟宇飛翬之壯
金碧像設之麗暨脩息之室百頌之具視昔有加焉
洪武十五年蘊中承 朝命掌邑之道教事永樂辛
卯以禋祀至京師來謂予曰蘊中所居天童玉霄宮

先師實始營之類當代名公雜文大篇以紀其實誌
漢垂耀奠于永矣中更變故湮滅弗究茲幸室宇復
舊而記石未刻願編有請也某不敏目北角時聞鄉
人父老言復初公之神異恒想像其灵蹤高標於丹
雘碧雲之表而不可得今幸獲知蘊中顧文詞不足
以追媲前人而中之克紹先志弗墜而益大者不
可無述也若其道受之師得之心而見諸行者某不
能知不敢瀆言也蘊中名宗本以字行年踰三十願
知隱丹其亦符道之士乎我繫以詩曰 希夷鴻蒙
孰究始終一氣之融烏假有宮彼構之穹彼相之崇
華瞻其容以一厥表作殆既工齊而復隆弛張鑿通
祗繫其逢有符于躬不諧而同巖、天童所鼓夕鑪

知之宜以弘道宗以示于無窮

重建願真宮碑

道家宗老子學其流居中夏九之一太史公序六家
言惟尊尚道德謂無成勢無常形而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後而能為萬物主蓋以其道玄默清淨不
撓于物而物無不治也後世乃無榮辱以交神明魏
晉而下多見信重至宋為極盛貴戚大臣無不提黠
宮觀食祠祿重祝釐也 國朝損益前代之制恢弘
中正用垂示永永洪武十五年 詔京師立道錄司
掌天下道教而所州縣皆設官領其徒置叢林居之
願真宮在開化縣治之北鐘山之陽元季兵燹舊宇
就圯僂設亂昧亦廢庭址鞠于荒榛知事者相繼物

故幣無歲蓄廩歲日既既營度無經衆亦漫逸日以
不報太原王君蘊中自玉霄宮拜道會官之命以是
宮近在邑治為叢林處衆笑宜乃屯材鳩工即故址
更新之易址為宮欄坡榛為廣庭飾黝昧為丹渥用
以緹復爰爰又別作門無為宴寢庖福之室止且有歲
緒籍其歲之故入而增拓焉於是正至今節天壽
祝釐咸便於趨事衆說而歸之則相與謀勒石以紀
其實用規于遠王君之從祖曰希有先生得至人
之授妙契洞合在元之中世其道大顯君獲師承之
秘益自脩治燕熙冲和播弄元氣其自得之妙入有
不可得而知者應世之迹特其餘事尔先正謂老氏
之道可以煉真可以治人相若信矣夫

清源法師墓碣銘

清源法師羽化之四十年其徒應玄以禮

竣事將告歸詣予於明曰吾師棄諸徒再閔春成雨嘉

未有碣權無以白其大善而貽諸後人先生幸賜之經

將以圖不朽焉辭謝遂披狀而諱景暉字海明

徐氏禰之開化芹川人也徐為邑右族世襲舊組曹

大父申之元翰林法行制與吳興趙文敏公為友大父

陔父鏞皆積學行義為鄉人儀表師自幼好黃老言

於世故澹然無營生一弱冠遂入玄妙觀為道士次之

蓋得其師之術能呼召雷雨役使鬼神捕逐魍魅無

不立應遇承早疾疫鄰邑守宰爭迎致之所至輒有

奇驗遠近神之縉紳士多乘輿遊焉因初先墓

在清源觀遂徙居之仍奉祠事因自號清源道人性
冲澹簡靜博學能文又方通星史卜筮九流百家言
尤邃於醫明實氏流注鍼法多畜善藥見人疾病輒
冒救之未嘗責其報后一小樓設石榻其中坐羅清
玩終日危坐客至則杖去首論茗或出黃精松花以啖
客談談豐入恠其思味曰吾道豈異於人哉遇得
意則綸巾鶴氅曳筇竹道人看雲時時出谷壺中或聽
泉坐松下移時不云云問其故答曰觀動物無不化
穢吾道不外是也素強壯無疾一日覺小不平轉時
語其徒曰某日某時吾當去取冠履背筆識之又命
作木主自署其號曰吾神已徇於是木矣至期精神
不乱儵然而化矣永泰甲申中七月十日也生於元

六月十又九日年六十有七應玄以是歲其月某
日奉遺蛻窆于里之橫沿山陽弟子二人應真今為
神寮觀道士應玄應常住清源銘曰 太和希夷寮
齋化機二氣險降孰有主持吁嗟先生誰為之師既
扶其闕復探其微返真而頤不失指歸乘應神遊乍
合乍離我作銘詩用昭不迷

蔣生壙銘

蔣氏子永安性穎悟垂髫時讀書鄉校中已能通大
義所居在學宮之旁弗與街坊群兒狎嬉端謹脩潔
知事親敬長無違禮年十六會大父文良為構訟者
所引連繫憲府永安力請待行文良在獄中得疾事
既直僦舟南還厥疾增甚時方向嶼舟隘陋蒸鬱耐不

可居永安晝夜扶持備極艱苦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至夕輒稽顙籲天求以身代同舟之人無帶嗟異之
未至家五十里文良竟卒痛哭失声及抵家即感疾
蓋素為綺紵子且年未壯既柔脆不任勞又抱哀感
卒致若憊不起將死精爽不乱執父母手與訣出声
琅琅父母頓踊仆地又徐慰解之曰壽夭命也第兒
自生身之恩不能報尔老親幸自寬慎勿過哀以戕
生兒有知日愈不能瞑矣言訖而絕人莫不痛惜之
余昔在邑庠兵永安孩提中娟好靜秀眉目如畫膚
瑩玉雪可念及宦游南歸冠且成人矣予歸市樓教
生徒與其居相對即負笈從予游解執經問難夜分
忘寐余久病殆為煎調藥餌時即安寒熱、渴少

情予甚愛之方期其為良器而竟止於是可悼也夫
洪武甲戌某月某日生永樂庚寅五月某日卒某年
月日葬某處某邑大族先代多以文學行義稱于鄉
父敏中母魯氏元進士桐山先生之孫女永安無他
兄弟黜為父母所鍾愛既死父母痛甚幾不欲生每
視其鬼時玩弄之具與常御器服無異悲號累日弗輟
去逝者不忍聞敏中泣告予曰先生辱愛公兒過厚
今無及矣葬且有日願為志其壙予亦悲不自勝既
志之復為之銘銘曰 麒麟死駕寒壽樛栳連抱祀
梓朽銳者速化鈍者久造物予歛胡可容某山之原
有培塿水深石潤生氣昇尔安居之慰尔父母

大明故僧錄司右闡教非幻大禪師塔銘

在元世世烏石傑峯禪師以大悲覺開演空議獨承
信密弘示道宗其言流布遠近雲集救益百千入室
上足亦救十人并幻水師其一也師字無涯族姓吳
氏信安浮石鄉入母初娘父嘉明果長老肩輿至門
註之夕復然因名之曰原僧幼即儵然出塵初學識
字日課金綱經一過信嚮堅定父以夙有夢符弗賞
其志禪入烏石山從傑峯為僧初入門傑峯問何處
來師荅云虛空無向背指寺鐘禪作頌即口占偈云
百煉爐中袞出來虛空原不着塵埃如今掛在石頭
上撞着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傑峯大器之即令祝
髮居廬下躬服勞勩弗懈于始究竟積久凝滯諸蓋
泐刃宵磨所向無闕遂受印可杖錫遍游大方扣著

知識遇屢薦銓擢發往往屈其行黃志開浙石宗門
稱其筆焉中年居處之遂昌縣運承泉嘗與日與其
徙其紳之道簡易剴切從而歸者如水鏡下至不
可近焉歲歲去生新安之祥符晚年始歸三衛在天
守寺幼子起鶴化遂昌時亦來願力必深緣集集
所至卒皆振起廢隳為之一新永塔丁亥志 太宗
文皇帝有子 長陵是正有言師精於地理學者
徵至入對稱 旨意大加禮券即授欽天監五官丞
臺卿 賜七品服俸其 事 舉將大舟之師 舉 承
願復為僧遂擢僧錄司本 師 住南京碧峯寺明年
得金侍還三衢置 師 塔下拜二親墓
其族而饗之復 時在春宮雅敬之

道碑住持灵谷寺

恩遇法隆興子閏正月二十八

示寂時

朝廷奉命大齋禮官重其

嚴師強若不經意徒相罰之師咲曰自家有一大

筆甚繁無暇他及至是處浴更衣跌坐榻上二指

絃至前把筆大書偈云生死懸絕世緣蒙恩永

去平年這回撒手踏空去雪雲消月正圓投筆而

逝同官啓聞有命歸龍方丈子又三日一再是

致祭額面如生茶毗之夕祥雲繡布設利亦

千百人無弗嘆異其徒宗賢奉骨歸葬為石

塔而壽八十五僧贈七十有三年弟子曰王

隆曰宗成曰正行曰法惠曰宗賢曰智

宗賢以禪事東京師頗有絕述及示來

事

實來求銘銘曰 惟大覺尊道廣且慈由法不二乃
一其施流布寢訛誕幻多岐淪胥緣業昧其指歸達
摩觀心不立一辭海天華月萬古流輝傑萎晚秀師
實踵之 岳蜚大方榮冠一時去留無着歸宿無涯繼
承弗替勤此銘詩

大明故黟縣令嚴君墓誌銘

永樂辛卯夏五月二十四日黟縣令嚴君伯宜以疾
卒于京師季子珣扶纒南歸系已冬十二月其白
楚龍山鄉後唐原後二年仲子珊第進士選入翰林
與其同年若干人讀未見之書于秘閣又明年擢刑
部主事始以狀來請銘泣曰先人歿時珊方以泣命
往從鄉先生程公惟善學于表許聞奔還歐率葬事

虛誌石未列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幸顏先人遺澤
忝科名廁官朝著獲從搢紳先生後願求知先人之
深論著潛德以取信鄉里昭示子孫者寧無望於先
生乎某曰諾乃叙而銘之公諱禔伯宜字也嚴氏始
居睦五代時有諱某者官于衢家江山之瀆口朱宣
和間君之十世祖賜自瀆口遷開化之龍山遂為大
族地號嚴村因其族而得名也曾大父子嘉大父浩
然父得華母徐氏自其高祖以下數世皆不察仕進
洪武乙亥公舉於鄉授太僕寺群牧官三載罷群牧
所改太學堂餼奉職唯謹自大司成以下至六館之
上無非宜之永樂初詔舉賢有才居下位者近
臣薦君堪任牧民遂擢福建閩縣令縣在負郭逼近

三司臨以大府素嚴公劇公察而理之寬從適宜上
下又安先是聞以官中一方徵榷十倍他邑既久不
能堪公詣府力爭平其輸民及令德之舊官復任調
徵之黔縣黔在萬山中民惟食力君順撫之弗勝地
為坐以無事興學校禮師儒諸生翕然向化民用咸
服三年而先往聞自營泉以下皆坐簿書違例遞至
京既直督還江淮周歲代還未至官而卒公隆於孝
友愛其兄伯深尤篤先世田廬積深率喜便利君死
意順適惟恐弗備兄子族幼孤君愛育之踰已于早
從從尤好禮學及好禮社遠方公往從之不忍去於
學不務詞藻而大義瞭然嚴氏世以資推其學不
子姓素尚豪習公痛自抑教諸子務崇退讓非孝弟

忠信之言不道與入交披露城隍見義勇為在大學
時學正孔思敬卒無親子弟侍側率解入具禮余為
之獨任其勞無不盡禮縣進士汪汝霖有喪母公
時造其廬以禮存問縣丞蔣某死公哭之哀厚歸
其孤遣人護喪歸之教讀趙文遺母喪貧不能歸葬
公倡衆賻之且經紀其喪事平王急人病若此類甚
多醜程氏宋秘書監某之齋孫有嘗行子喪三人喪
壇次即冊向女一人繼室某氏生男琦孫男若于女
若干嗚呼公始以有用之才既不得聞其所施及薦
起又未克究而中輟天殆將奪其躬而大昌其德耶
冊方抱雋才路受路砥礪進取日就遠大所以此昭
於公者不既也銘曰 嚴由陸州官于江陽濱口

遂惟一鄉公獨退然謝落豪縱身教于家非禮弗
賓與入官初試則微不以位卑曠其所施廷臣知
公騰剡以起燁煜郎星出照百里劇邑用靖山氓無
驚胡不少留俾觀其成公既不存所存惟義鳴廉哉
綿以昌厥嗣如彼升高漸陟于丘鑄石藏幽公德日
休

大明故臣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左叅政除名錢君墓表

山陰錢君孝循由福建左叅政永樂壬寅坐事來
京師未及就辨夏五月某日以疾卒于途旅其姻友
中書舍人張習之為治棺槨殯事將壙歸越上葬之
乃請於鄉先生少詹事馮李鉅公為銘其墓詞林之

紹紳比與孝循遊而舊者各為挽詩以悲其志晉之
復踐平疏其世系暨歷官大畧將昇其孤康刻石表
墓上按錢氏始自天台徙越上之山陰大父華甫隱
德弗仕考鈞兩博學有大志元季以才行辟南御史
臺掾墓官爭薦起之未及大用會革命遂屏居田里
力為善事以利其鄉鄉之人至今德之生二子遜為
弋陽令孝循名述自幼穎悟六七歲時頭角嶄然出
語舉動常警異族人弱冠入學序年三十游太學有
志六館居太學四年擢兵部職方主事長於吏政曹
無滯牒董工庀才荆南措置方畧宜於上下丁繼母
憂衆共惜其去不幾廷議奪起之拜員外郎督漕運
給餉餽戎用弗乏陞武庫郎中尋會府元佐之命

茅循居家孝友為人意氣慷慨善承接上下疏通
給弗屑屑顧忌小節故坐是玷黜藉命未即世終必
暴白即不自當路有愛其才者亦能挽起之不文
棄也而竟止於是命也夫洪武庚戌十二月七日
生年五十三配張氏有賢行中共息姊也子男一人
長昌早卒次即康好美好學女四人長適里人王芸
餘在室其年月日誌
分遭誣詬一嘆不
而肯就安無聞者才易歷教是殆不由於命耶若孝
循以一介儒生揚泣朝著臨冠藩民緝獲全初坐
鼎食自視得失審矣殘而有知其矣遺憾之有誰
真石庶幾後來者得以考正是為表